

齐白石画龙

●周惠斌



十二属图·云龙 齐白石

资料图片

龙,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:“龙,鳞虫之长,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短能长,春分而登天,秋分而潜渊。”它“角似鹿,头似驼,眼似兔,项似蛇,腹似蜃,鳞似鱼,爪似鹰,掌似虎,耳似牛”(宋罗愿《尔雅翼》),与凤、龟、麒麟并称“四灵”。

齐白石作为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,他的绘画题材广泛,花鸟、山水、人物无所不能,但笔下却很少涉及龙。他曾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(张次溪笔录)中说:“二十岁以后,弃斧斤,学画像,为万虫写照,为百鸟传神,只有鳞虫之龙,未曾见过,不能大胆敢为也。”齐白石对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,下笔总是慎之又慎,因此,他的作品中难得一见龙的形象。然而,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《十二属图》中,却有一幅《云龙》图。

原来,收藏爱好者关蔚山特别喜欢齐白石的作品,曾一度请齐白石画一套十二生肖。但齐白石跟他并不熟稔,就说龙是民间的虚构之物,他没有见过龙,自己不画未见之物,婉拒了关蔚山的请求。关蔚山并未放弃,通过画店每年向齐白石订购两三张画,用了整整四年时间,最终集齐了一套十二生肖画。1945年,齐白石欣然为关蔚山题写了“十二属图”封面题签。

《十二属图》技法完备,水墨为主,略施色彩,没法法、勾勒法兼而用之,寄寓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情感。《云龙图》中,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现怒目瞪眼、张牙舞爪、威武勇猛的巨龙形象,满幅构图,画面的大部分空间晕染翻滚的乌云,意在烘托龙的活动氛围。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中闪现而出,双目圆睁,焦墨点睛;其角其肩,颇有几分卡通意味;龙须飘逸,龙嘴之下,一道水光倾泻而下;两只三爪龙足,上下对角,隐约可见,为画面纾解了凶猛之气,平添了几分童趣,尽现安宁和祥瑞之相。整幅作品疏朗简洁,云烟翻滚,浓淡相间,充分表现出巨龙灵动活泼的气势和尊贵高贵的神韵。

齐白石以龙为题材的画作极为罕见,但绝非仅有。早在《十二属图·云龙》问世之前,齐白石于1922年创作了一幅九尺巨屏《云龙图》。1936年,齐白石游蜀期间,亦曾作过一套十二生肖图,但该套册页现仅存《墨山羊》一图。

我看我说

蘸满情感描绘世间万物

●吴欢章

古代不少描写自然的绝句,有情有趣、情中有趣、趣中有情。

贺知章咏柳: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苏轼咏西湖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王安石咏村景: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。”诗句中新颖巧妙的比喻固然令人心喜,但更打动人心的是对自然的人格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。

还有些写景的佳句,虽没有点破人与自然的联系,却展现了为人所深情凝视的自然样貌。譬如,杜甫写成都锦江之滨的风光: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杨万里写小池的景色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诗人以亲人脸的眼光端详那些幼小生命,产生一种温馨感,自然界中的细微万物落到笔下那样的细、那样的柔,无不玲珑剔透、生机盎然。

这也使人想起绝句中有不少有关行旅的诗句。如,道潜的《临平道中》:“五月临平山下路,藕花无数满汀洲。”曾几的《三衢道中》:“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乐雷发的《秋日行村路》:“一路稻花谁是主,红蜻蛉伴绿螳螂。”人在路上,满眼是画,盈耳是曲,人融化在美的天地中,其情在此,其趣也在其中。诗人的着眼点往往在景,以蘸满色彩、蘸满情感的笔触描写景色,把湖光山色写得充满情趣。也许,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、忘了时间,如同读者在吟诵时也忘了时空的阻隔。

日常生活景致因为诗人饱含人情世故、饱含豁达积极的生活态度而显出情趣。诗人善于“含着微笑看生活”,从普通的村居图景、劳动场面中挖掘动人的诗意,字里行间满是笑意和趣意。且看范成大笔下的农家乐图

景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农人昼耕夜织,勤劳持家,连未解耕织的童孙也傍桑阴学种瓜,这意外的一笔更增添了几许意趣,拉开了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。再看王驾的乡村社日景:“鹅湖山下稻梁肥,豚栅鸡栖半掩扉。桑拓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只消一句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,就把全村丰收的喜悦描绘得淋漓尽致。诗歌笔墨极省,反映的内容却很丰富,使人读后不觉其短,回味无穷。

绝句打动人心的秘诀,归根到底就是物我交融、言浅意深。诗人抓住人与人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达成和谐共处的那些时刻,给予有情有趣的艺术再现,对美好的生活寄托一种向往。

生活情趣中有美好的愿望、有理想的光亮,诗句得以流芳百世的原因也在于此。

门无杂宾

●余海滨

“杂”,形声字,从衣,集声。《说文》曰:杂,五采相合也。本义指以各种彩色搭配制作衣服,引申指掺杂、混合。《周礼·考工记·画缋》:“画缋之事,杂五色。”杂由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,又引申为不纯的。门无杂宾,意谓家中没有乱七八糟的宾客,形容不胡乱结交朋友,交友谨慎。

“人而无友,则孤陋寡闻,德不能成矣。”人生不能无友,但交友之道首先是择友,人应学会择友而交。正如古人所说:“亲附善友,如雾露中行,虽不湿衣,时时有润。”与什么样的人交往,久而久之必然会受其影响,与之同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选择什么样的朋友,便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。因此,哪些人能交,哪些人不能交,当分良莠、辨真伪、有判断。

“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,一生之成败,皆关乎朋友之贤否,不可不慎也。”对于择友,古人看得很重。朱熹送长子朱塾去金华求学时写下《训子从学帖》,叮嘱儿子“交游之间,尤当审择”。清代大学士张英的“律身训子四语”指出,“读书者不贱,守田者不饥,积德者不倾,择交者不败”,并在给晚辈的书信中强调:“‘门无杂宾’,此最有味。”他还曾刻一方印章以示子弟,

曰“保家莫如择友”,告诫后代择友是人生修身的重要支点,在交友的过程中要选那些德行、学问好的人,不和那些品行差的所谓的朋友混在一起。

“门无杂宾”是为官者应有的修养和操守。据《南史》记载,南朝官员谢谔为官一贯以立身、谨慎交友,“不妄交游,门无杂宾”,并自言“入吾室者但有清风,对吾饮者惟当明月”。隋朝廉吏房彦谦清简守法,清介孤直,州境肃然,百姓爱戴,“虽冠盖成列,而门无杂宾”。明代于谦长期身居要职,即使过生日也是门庭清静,没有迎来

送往、宾客应酬。为此他作诗自况:“喜萧门庭无贺客,绝胜厨传有悬鱼。清风一枕南窗卧,闲阅床头几卷书。”

相反,倘若为官者不注重择而交之,门有“杂宾”,不谨慎交往,难免就会埋下隐患。唐人房瑄爱好音律,琴艺高超的董庭兰交游于其门庭之下,许多朝官为了能够见到房瑄,就打起琴师的主意,并依仗他的权势行不法之事,陷害众人。

为官者能否做到“门无杂宾”,绝非生活小事、个人私事,而是关乎为官清廉、做人清正,必须加以重视、慎重对待。领导干部既要懂得该如何交友,又要明白自己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,让“门无杂宾”成为自觉。要树立正确的择友观、交往观,择友有方、交友有度,择善而从、知人而交。坚持交往有原则、有界限、有规矩,与朋友“亲”“清”两相宜。

李白的山水漫游

●谷文彬



根据《唐宋文学编年地图》,李白的诗歌表明,他游历过18个省(区、市),206个州县,80多座山,60多条江河及20多个湖泊。

初盛唐时期,社会安定,交通发达,漫游之风盛行。几乎所有的盛唐诗人都有过漫游的经历,而其中尤以诗仙李白为甚,其漫游时间之久,漫游地域之广,堪称唐代诗人之首。他用脚步丈量壮美的山川大河,以脚印串联起大唐山水文化地图,并凭借脍炙人口的诗篇,成为多处山水楼阁的“代言人”。

一生好入名山游

开元十三年(725年)春,25岁的李白怀着“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的远大抱负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自四川犍为乘舟驶出了故乡,“发清溪”“向三峡”(《峨眉山月歌》),拉开了他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的人生大幕。

在出川行走路线设计上,李白将荆楚作为第一站,“渡远荆门外,来从楚国游”(《渡荆门送别》)。他先是到江陵,拜访受三代皇帝尊崇的道士司马承祯,后者称他“有仙风道骨,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。受此评价的影响,他开启了扬帆万里的漫游之旅,自江陵南下,“浮洞庭,历襄汉,上庐山,东至金陵、扬州,复折回湖北,以安陆为中心,又先后北游洛阳、龙门、嵩山、太原,东游齐鲁,登泰山,南游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,游踪所及,几乎中国”。

天宝元年(742年)秋,李白应诏入京,这或许是李白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刻,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(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)。长安三年,李白游过绵亘八百里的终南山,攀过“举手可近月”的太白山,也到过西岳华山。但不久他便被排挤出长安。随后,他漫游梁宋和齐鲁,并与杜甫、高适等人相遇,一同游览,留下了“思君若汶水,浩荡寄南征”的深情诗句。天宝四载(745年),李白南下金陵,并漫游会稽、霍山、庐江、浔阳等地。晚年的李白流放夜郎,行至白帝城下,遇赦,留下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千古绝唱。

山川毓秀,孕育着李白的万丈豪情,丰富的漫游经历,则成为李白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。

而在诸多名山大川间,李白似乎格外钟情浙东山水。浙

东之地,素来风景宜人。《世说新语》载颜恺之从会稽还,人问山川之美,顾云:“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,草木蒙笼其上,若云兴霞蔚。”另一位名士王子敬认为:“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,尤难为怀。”这一带人文荟萃,有谢安的东山再起,谢灵运的山水之趣,王羲之的兰亭之会等,这些都对李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不仅如此,浙东一带还是道教和佛教圣地,名刹古观,佛迹仙踪,随处可见。如此山川湖海,怎不叫诗仙李白心醉神迷?“此行不为鲈鱼脍,自爱名山入剡中”(《秋下荆门》),李白对此毫不吝惜笔墨地给予赞美。

“闻鸡会稽美,一弄耶溪水。万壑与千岩,峥嵘镜湖里。秀色不可名,清辉满江城。人游月边去,舟在空中行。此中久延伫,入剡寻王许”(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),李白的诗描绘出一条令无数诗人心驰神往的旅游路线:从萧山人浙东运河到绍兴,顺流而下经剡溪上溯至天台山。沿途中巍峨的山峦、舒缓的湖泽、幽深的溪谷、恬静的村居,宛如画卷徐徐展开。其中,云雾弥漫,恍若仙境的天台山还被李白视为精神圣地,除了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天台四万八千丈”,天台山还在《琼台》的“龙楼凤阙不肯住,飞腾直欲天台去”,《送友人寻越中山水》的“此中多逸兴,早晚向天台”等诗句中反复出现,充分说明了他对天台山的偏爱。如今这条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已成为浙江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黄河如丝天际来

李白的诗歌不仅是一部文辞瑰丽的旅游文学,人们在其中还可以看到山脉河川形势。李白对长江的壮丽多姿作了许多动人的描绘,展现了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风貌。在他的笔下,既有“巴水急如箭,巴船去如飞”,也有“海神来过恶风回,浪打天门石壁开”,还有“船下广陵去,月明征虏亭。山花如绣纈,江火似流萤”。李白热爱长江,也热爱黄河。他以充沛的激情,描绘了黄河声震八方、力劈万钧的景象:“西岳峥嵘何壮哉,黄河如丝天际来”,“巨灵咆哮劈两山,洪波喷流射东海”(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)。这些想象奇特、笔力千钧的佳句,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

李白不仅描绘着山河的壮丽之美,还注重勾勒着历史古迹的静谧深邃。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”(《夜泊牛渚怀古》),“二龙争战决雄雌,赤壁楼船扫地空。烈火张天照云海,周瑜于此破曹公”(《赤壁歌送别》),“旧苑荒台杨柳新,菱歌清唱不胜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,曾照吴王宫里人”(《苏台览古》),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他被赐金放还后,于天宝六载(747年)重游金陵时所写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“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

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在盛衰的转换与对比中,让人除了感受到他深沉的历史感外,还有掩盖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的忧国忧民之情。或居庙堂之上,或处江湖之远,家国之心,未尝有一日忘怀。听说安禄山屯兵幽燕,图谋不轨,李白忧心如焚,决心北上以探虚实。临行之际,他曾留诗给友人云:“且探虎穴向沙漠,鸣鞭走马凌黄河。耻作易水别,临歧泪滂沱。”(《留别于十一兄逸叟十三游墓垣》)大有荆轲一去不复返之气概。

此外,李白还以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记录漫游途中种种人和事,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鲜活的风俗画卷。他同情鲁地的农夫在初冬的寒风中收割蒲草,“挥镰若转月,拂水生连珠”(《鲁东门观刈蒲》);他热情讴歌冶炼工人挥汗如雨的场景,“赧郎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”(《秋浦歌》);还为步履维艰的纤夫们洒下泪水,“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!水浊不可饮,壶浆半成土。一唱《都护歌》,心催泪如雨。万人凿盘石,无由达江浒。君看石芒砀,掩泪悲千古”(《丁督护歌》)。他品尝了小吏逢七郎送来的斗酒双鱼后,激动地写下“意气相倾两相顾,斗酒双鱼表情素”(《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》);他投宿在五松山下,对荷锄端来一碗最普通的雕胡饭感动不已,“令人惭漂母,三谢不能餐”(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)。跟随李白足迹与遭遇的变化,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悲哀与遗憾,快乐与狂喜,这种直接的个人经验,正是李白诗歌中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地方。

兴酣落笔撼五岳

明初的周忱认为“天下山川之胜,好之者未必能至,能至者未必能言,能言者未必能文”,认为真正的旅游家必须同时“能至”“能言”“能文”,三者缺一不可。李白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。

我们对于李白与崔颢黄鹤楼上竞技的典故耳熟能详,但或许不知道的是,其实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同样给另一位盛唐诗人带来“影响的焦虑”,徐凝也写过庐山瀑布:“虚空落泉千仞直,雷奔入江不暂息。今古长如白练飞,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此诗后遭到苏轼的嘲讽:“帝遣银河一派垂,古来惟有谪仙词。飞流溅沫知多少,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(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三)由此可见,李白“因之敛手”的明智和徐凝在“强力诗人”笼罩下的尴尬。亦可见出,一首山水诗能否流传,与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密切相关。

纵观李白的漫游,既不同于西汉的司马迁,主要为了收集史料,也不同于同时代的杜甫,主要因为生计所迫,更不同于后来的徐霞客,主要为了科学考察,他主要是出于对山水

的兴致,“心爱名山游,身随名山远”(《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》)。他反复在诗歌中提及“兴”,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云:“好为庐山谣,兴因庐山发。”《江上寄元六林宗》云:“幽赏颇自得,兴远与谁豁?”《送杨山人归天台》云:“兴引登山屐,情催泛海船。”正是这种“兴”让李白崇尚自然的性情在山水中找到了对应,山水的自然之态也与李白自兴由性的性情实现了融合与共振。“云海上出,人物镜中来”,“兴酣落笔摇五岳,诗成笑傲凌沧洲”,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,皆是旅途中触景生情,随手即成的瑰丽大气之作。

据说李白还是最早为岳阳楼定名的人,晚年的他曾和友人夏十二同游岳州,赋有《与夏十二登岳阳楼》。自此之后,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、韩愈的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、白居易的《题岳阳楼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纷至沓来,比及黄庭坚,已是“未到江南先一笑,岳阳楼上对君山”,形成一道风光旖旎的岳阳楼景观。山水有幸,在李白行迹所到之处,景观化作了诗歌,在他走后,诗歌又化作了景观。诗仙的诗与山水同在,经典永存,历久弥新。

李白以其不朽的诗篇,生动传神地描绘了众多山水名胜、奇观异景乃至民情风俗、人文历史等,不仅给后人留下了文化瑰宝,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精神,一种襟怀,一种生活态度。我们从中华体悟出昂扬向上的创新精神、知行合一的人生追求以及热爱生活的乐观豁达。



李白诗意图

陆俨少